為政善報事類

爲政善報事類序

孔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册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然則爲政豈易於言哉周衰道喪王政淪夷善善惡惡相爲施設而天道福善禍淫之報不於其身於其子孫較然桴鼓由秦漢下見之史傳雜出於百家之言多矣然而門分類別聚爲全書貽鑒後人以裨國政者未見也余每恨之括蒼葉君之子伯韶謁選京師以其

子父所述為政善報事類書凡十卷因余方外友趙君虛一來訪求序其端鋟梓行之余讀其書古今為政善惡報應之蹟靡不該悉非特釋余恨之為快搢紳之士苟志於忠

君報國者不一讀其書可手讀其書而上知文武之政則必能致吾

君為堯舜之君使斯民為堯舜之民葉君之志可謂勤矣於政治豈小補云葉君名

留字景良隱耀山林著書自樂趙君又誦其所爲王昭君詩漢家誠如重王顏要將信義動呼韓當時故殺毛延壽莫作真情悔恨看真知事君大體識安邊長策者蜀先主詩天下英雄劉豫州一時幾重老瞞憂若還落筆無如箸難盍當年失筋羞能發奸雄隱事足以盍失筋之耻深足歆愛余故樂序其說而嘉其成書之志焉延祐六年十一月既望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陳顥仲明父序

善之義大矣哉粤自降衷秉彝人皆有是善也太樸既散理義爲利欲所汩一念之善流而爲惡况施於有政可不慎歟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此逆順吉凶慶殃類至之一機禍福報應之所由起也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古之齊詣亦既志之矣惜其雜而不專余在畎畝之中思欲救吏弊瘳民瘼俾吏稱職而民安業其道無由也平居巷議屬耳時政聞一善事如

自己出未嘗不手額鼓舞起敬起慕不圖兩漢廉平循吏今復見之一有不善則將拂膺戚額而為之長太息也因摭歷代之從政有功在生民慶流後裔者名曰善政報應事類余豈不知隱惡揚善長厚之事善者吾之師不善者吾之資非假是無以警動之使知為善之可樂為惡之可懼客有見而難之曰今

國朝憲章信賞必罰明如日星於勸懲乎

何有豈枚舉前言往行所可勉旃余曰不然夫果敢之人勇於為惡亦勇於為善有感武所不能屈禹聞善言則拜塗人皆可為禹易曰風雷益君子以遷善改過其迅速如此就使開卷一悟則善心油然而生或可為官師相規之一助客曰懋哉懋哉於是乎書

延祐丙辰揭蒼葉留景良書於友竹山房

爲政善報事類卷之一

栝蒼友竹葉　留　景良　編
後學陳　相　良弼　註

家無私積

魯　季文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是以知其忠於公室逮連相三君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左傳

古稱遺愛

鄭　子産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相鄭政成三年與

人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産誨之我有田疇子産植之子産而死誰其嗣之鄭簡公封以六邑子産爲人仁愛忠厚孔子嘗過鄭與子産如兄弟及聞子産死爲泣曰古之遺愛也 左傳

辭寶不貪

宋 子罕爲政宋人得玉獻之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獻者稽首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

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

趣裝盍代

漢　曹參爲齊丞相以清淨治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蕭何薨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之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慎勿擾也參代何爲相後封平陽侯卒謚靜侯子奇代侯卒謚簡侯奇子時尚平陽公主卒謚夷侯子襄代立尚衛長公主襄子宗代立謚爲共侯 史記

陰德治獄

漢

于公東海郯人也郯音談為縣獄史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為立生祠號曰于公祠其閭門嘗壞父老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寃子孫必有興者後子定國為丞相封西平侯孫永為御史大夫嗣封傳世云于定國傳

虞經陳國武平人也為吏案法平允務存寬恤每冬月上其狀嘗流涕隨之嘗曰吾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必不為九卿後孫詡音許官至尚書僕射恭為上黨

太守本傳

漢　郭躬字仲孫潁川陽翟人父郭宏習律太守寇恂以宏為決曹掾斷獄掌三十年凡所決者退無怨情郡比之于公年九十五卒後躬元和三年拜廷尉掌法務在寬平正直用刑仁恕元和中赦罪囚不及亡命未發覺者躬親詣上言之章帝善之詔特赦焉後子孫至公者一人廷尉者七人封侯者三人刺史侍中十餘人侍御史正監平者甚衆本傳

公廉律身

漢

尹翁歸字子兄音況河東平陽人為市吏公廉不受餽後徵拜東海太守今之路官有大豪郯地名許仲孫為姦猾亂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以勢力變詐自解終莫能制翁歸至論棄仲孫市一郡怖慄莫敢犯禁東海大治入守右扶風清潔自守為政緩於小弱急於豪強課常為三輔最至元康四年卒家無餘財天子賢之制詔御史朕夙興夜寐以求賢為右不異親疎遠近務在安民而已扶風翁歸廉平鄉向(音)正治民異等不得終其功業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

以奉其祭祀三子皆為郡守少子岑歷位九卿子闓孺亦至廣陵相有治名本傳

輕刑執法

漢 張釋之字季南陽堵陽人堵音者後拜廷尉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上走音奏乘輿馬驚捕屬廷尉釋之奏犯蹕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廷尉天下之平一傾天下用法者皆為之輕重民

安所錯音措其手足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盜高廟玉環得下廷尉爲奏當棄市上怒欲致之族釋之免冠謝曰令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步侯反手掬之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文帝與太后言迺許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後子摯字長公官至大夫

本傳

寬罰諫君

漢　路温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守廷尉史宣帝即位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其略曰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

復生斷者不可復屬捶楚之下何求不得故諺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生於獄敗法亂政離親莫甚於治獄之吏惟陛下省法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上善其言遷廣陽私府長（乃藏錢之府也天子曰少府諸侯曰私府）又遷臨淮太守治甚異迹後子孫皆至牧守大官（本傳）

閉門拒使

漢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爲廷尉監武帝末詔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見而

憐之又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曾孫無辜謹保養之

置閒音閒燥處閒燥乃高敞也後元二年望氣者言長安獄中

有天子氣於是上遣使者詔獄繫者亡輕重一切皆

殺之使者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不納曰皇曾孫在

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使者還劾奏吉

武帝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賴吉得

生恩及四海矣後宣帝立爲丞相封博陽侯子孫傳

國數世本傳

富民興利

漢　召(讀曰邵)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為南陽太守好為民興利務在富之躬勸耕農開通溝瀆以廣溉灌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畜積有餘百姓歸之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號曰召父荆州刺史以聞賜黃金四十斤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為第一復數(音朔)增秩賜金竟寧中徵為少府列於九卿(本傳)

骸以恩矜

漢　陳寵(沛國洨人洨尸交反)為司徒掾勤心物務轉為辭曹掌天下獄訟其所平決無不厭(入聲)服衆心肅宗初為

尚書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寵以帝新立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言之帝敬納焉每事務在寬厚遂召有司絶鉆鑽諸慘酷之科（鉆其炎反說文曰鐵銸也 鑽臏刑謂鑽去其臏骨也）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請讞五十餘事定著於令是後人俗和平屢有嘉瑞後爲廣漢太守先是洛縣城南每陰雨常有哭聲聞於府中積數十年寵至聞之使吏按行還言世亂時此下多死亡者而骸骨不得葬儻在於是寵愴然敕縣盡收葬之自是哭聲遂絶

寵後　三卿拜司空其子忠後拜僕射史氏曰寵矜

枯骨施于孫子謂此也本傳

策由天賜

漢何比干扶風平陵人也爲汝陰縣決曹掾平活數千人後爲丹陽都尉獄無寃囚淮汝號曰何公征和二年三月天大陰雨比干在家日中夢貴客車騎滿門覺語其妻未既而門有老嫗年可八十餘求寄避雨雨甚而衣履不濕雨止送至門乃謂比干曰公有陰德今天錫公策以廣君之子孫因出懷中策狀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曰子孫佩印綬者當

如此數比干年五十八有男六人後又生三子本始元年自汝陰徙平陵代為名族比干生壽蜀郡太守壽生顯為京輔都尉顯生鄢光祿大夫鄢生寵濟南都尉寵生溉五官郎中由比干而下葢六世云本傳

反風止火

漢 劉昆陳留東昏人也光武時除江陵令令之縣官有德政縣連年火災昆輙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後為宏農太守先是驛道多虎行旅不通昆為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嘉之徵拜光祿勳本傳

上疏傷冤

漢　寒朗（字伯奇魯國薛人也）永平中守侍御史與三府掾屬共考案楚王英獄事諸所連及無敢以情恕者朗心傷其冤乃上言曲成侯劉建等無奸專爲顏忠等所誣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後遷清河太守壽八十四（本傳）

漢　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拜楚郡太守時楚王英謀逆辭所連繫者數千人顯宗怒甚吏案之急痛自誣死者甚衆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

出之府丞掾史叩頭固爭以為阿附反白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得出者四百餘家安後為司徒子賞為郎京敞最知名京子彭順帝初為光祿勲行至清彭弟湯字仲河少傅家學多歷顯位桓帝初為司空封安國亭侯湯子成次子逢字周陽以累世三公子寬厚篤信靈帝立為司空卒子基嗣論者以其理楚寃獄其仁心足以覃乎後昆子孫之盛不亦宜乎本傳

大旱致雨

漢　鄭宏（會稽山陰人也）為淮陰太守消息繇賦政不煩苛行春天旱隨車致雨白鹿夾轂而行宏怪問主簿黄國曰鹿為吉為凶國拜賀曰聞三公車轓畫作鹿明府必為宰相後果代鄧彪為太尉（本傳○行春者乃太守以春行縣勸農桑也）

久訟推原

漢　王渙（廣漢郪人）除溫縣令多奸猾積為人患渙為方略擊誅之境內清夷商人露宿于道遷洛陽令有久訟歷政所不斷法理所難平者莫不曲盡情詐元興

元年卒喪歸道經宏農民庶皆設槃案於路吏問其故咸言平常持米到洛陽爲卒司所抄恒亡其半自王君在事不見侵枉故來報恩其政化懷物如此民思其德立祠安陽亭西每食輒絃歌而薦之永初二年鄧太后詔曰昔大司農朱邑右扶風尹翁歸政迹茂異令名顯聞孝宣皇帝嘉嘆愍惜而以黃金百斤榮賜其子故洛陽令王渙秉清脩之節蹈羔羊之義盡心奉公務在惠民功業未遂不幸早世百姓追思爲之立祠令以渙於石爲郎中以報焉本傳

爲政善報事類卷之一

為政善報事類卷之二

括蒼友竹葉　留　景良　編
後學陳　相　良弼　註

對囚活人 出元皇后傳

漢　王翁孺爲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群盜及吏畏懦當坐者翁孺皆縱而不誅他郡御史暴勝之等奏殺二千石以下及坐連及者至斬萬餘人翁孺以不稱免嘆曰吾聞活千人有封子孫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翁孺生子禁禁生女政君即元后也後禁

封陽平侯禁甍子鳳嗣侯弟譚商立根逢皆同日封侯

興始不殺

漢 鄧禹南陽新野人也光武中興為大將平赤眉等寇嘗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鄧氏中興後累世貴寵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郡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將大夫郎謁不可勝數和熹皇后乃女孫也鄧訓鄧后傳

律喻民從

漢 卓茂南陽宛人性寬仁恭愛爲密縣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嘗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手足乎於是人服其訓吏懷以恩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獨不入密縣界光武即位下詔褒賞以爲太傅封褒德侯本傳

珠還計活

漢 孟嘗會稽上虞人也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

珠與交趾比郡常通商販貿糴糧食先時守宰貪穢

募人採取不知紀極珠徙於交趾界行旅不通人物

無資貧者餓死於道嘗到官革易前獘求民利病曽

不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為神

明本傳

德化梟哺

漢

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也補為蒲亭長朞年大化有

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告其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

元舍廬落整頓落居也今人謂院為落也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

是教化未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於一朝以致子以不義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因爲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鄉邑爲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鳴梟哺所生梟即鴟梟本傳

政感雉馴

漢魯恭扶風平陵人也肅宗時拜中牟令專務德化吏人信服建初七年郡國螟蝗傷稼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

陌俱坐桑下有雉過其傍傍有兒童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起語恭曰所以來者欲察君政耳今蟲不犯境一異也化其鳥獸二異也豎子有仁心三異也還府具以狀白安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廷中安上書言狀帝異之後恭多歷顯仕位至司徒享壽八十有一 本傳

辭金愧令

漢・楊震 字伯起宏農華陰人 遷東萊太守道過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懷金十斤遺公公曰

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去故贊曰震畏四知後為涿郡太守性公廉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或勸令開置產業震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延光中拜司徒代遷太尉年七十餘而終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四世並為三公德業相繼其他為守相者甚衆豈非公廉清潔之報歟

三省錄

遺絹化民

漢　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初為太邱長修德清靜以安百姓鄰縣人民歸附者寔輒訓導譬解發遣令還司官行部吏慮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伸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嘆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怨於人竟無訟者時歲荒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迺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盜驚自投於地稽顙歸罪遺絹二疋是以一縣無盜卒謚文範先生二子紀字元方

以至德稱建安初拜大鴻臚紀子群字長文仕魏爲司空侍中錄尚書事諶字季方與紀齊德同行父子並著高名時號三君群子泰字玄伯仕至左僕射本傳

因服掘屍

魏 高柔陳留人也文帝時爲廷尉護軍竇禮近出不還營司以爲亡表言逐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爲官奴婢盈連至州府稱冤自訟莫有省者乃詣廷尉柔問曰爾何以知夫不亡盈曰夫事母恭謹又哀兒女是非不顧室家者柔重問曰你夫不與人有冤讐乎對曰

無又問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求不得適子文坐事繫獄景呼子文問所坐言次復問曰汝頗曾舉人錢否子文曰不敢景察其色動遂曰汝昔舉竇禮錢何言否也汝已殺禮便宜早服子文於是自首殺禮本末埋藏處所景便遣卒承子文辭往掘禮即得其屍詔復盈母子爲平民景後轉太常旬日遷司空後遷司徒進封安國侯轉太尉年九十薨本傳

禁嚴溺子

晉 王濬宏農湖人爲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濬嚴其科條寬其徭課產育者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後統兵伐吳先在巴郡所全育者皆堪供徭役其父母曰王府君生汝汝必勉之無愛死也及自蜀發兵不血刃攻無堅城官至撫軍大將軍壽八十本傳

亡户得丁

北魏 宋世良西河人也爲殿中侍御史詣河北括户大獲浮惰河內太守田怙贓貨百萬世良檢按之未竟

遇赦而還孝莊帝勞之曰知卿所括得丁倍於本帳若官人皆如此用心便是更出一天下也後拜清河太守陽平郡移掩刼盜三十餘人世良訊其情狀惟送十二人餘皆放之陽平太守魏明朗大怒云以為枉故吾賊及推問送者皆是放者皆非明朗大服郡東南有曲隄成公一姓阻而居之群盜萃於此人為之語曰寧度東吳會稽不歷成公曲隄世良施八條之制盜奔他境人又謠曰曲隄雖險賊何益但有宋公且屏跡後大赦郡無繫囚率群吏拜詔而已 本傳

盜首棄市

宋世軌（西河人也）好法律治獄寬平多所全活為都官郎中有囚事枉將送垂致法世軌遣騎追止之切奏其狀遂免遷廷尉少卿初洛州人聚結欲劫河橋吏捕按之連徒黨千七百人廷尉崔昂以為反數年不斷及世軌為少卿惟殺魁首餘悉捨焉及卒繫囚皆哭曰宋廷尉死我等豈有生路贈光州刺史諡曰平（北史）

為政善報事類卷之二

爲政善報事類卷之三

括蒼友竹葉　留　景良　編

後學陳　相　良弼　註

貴戚必劾

源思禮(西平人也)後賜名懷(乃源賀之子也)爲侍御中散持節巡行北邊賑給貧乏考論殿(去聲)最存恤有方時后父子勁勢傾朝野勁兄子祚與懷宿昔通婚時爲鎮將有受納懷將入鎮祚郊迎道左不與相聞即劾祚免官懷朔鎮將元尼須與懷少舊亦貪穢狼籍置酒請懷

曰命之長短由卿之口豈可不相寬貸懷曰今日之集乃是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鞫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爲使人檢鎮將罪狀之處尼須揮淚而已無以對之既而懷表劾尼須其奉公不撓皆此類也時百姓爲豪強凌壓積年枉滯一朝見伸者日有數百後加侍中卒贈司空謚曰惠北史

儉德自持

梁　何遠字義方東海人爲武昌太守杜絶交遊餽遺秋毫無所受獎服素器物無銅漆每食不過乾魚數片而

已然性剛嚴吏人多以細事受鞭罰遂為人所訟徵下廷尉被劾十數條除名後再敘為武康令愈厲廉節除淫祀正身率職人甚稱之太守王彬巡屬諸縣皆盛供帳以待焉至武康遠獨設糗水而已彬去遠送至境進隻雞斗酒而別彬戲曰卿禮有過陸納不為古人所笑武帝聞其能擢為宣城太守遷東海太守遠性耿介無私曲絶請謁其清公為天下第一本傳

息爭二事

魏傅炎字季珪北地靈州人為山陰令有賣針賣糖一老姥

爭團絲來詣炎炎挂團絲於柱鞭之寀視有鐵屑則

罪賣糖者又有一野父爭雞炎各問何以食雞一人

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縣稱神明後

遷益州刺史自縣遷州近世罕有子翻為官亦有能

名歷山陰建康令本傳

平斷三疑

柳慶字更興河東人為兵部郎中領雍州別駕廣陵王欣魏

之懿親其甥孟氏屢為凶橫或有告其盜牛慶捕得

實趣令就禁孟氏殊無懼容乃謂慶曰若加以桎梏

後獨何以脫之放亦遣使辯其無罪孟氏由此益驕慶乃大集僚吏盛言孟氏倚權侵害之狀言畢令笞殺之自此貴戚斂手又有賈人時金二十斤詣京師寄居其人每出常自執管鑰無何緘閉不異而並失之謂主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自誣服慶疑乃召問賈人曰卿鑰恒置何處對曰恒自帶之慶又曰頗與人同宿乎曰無與人同飲乎曰日者曾與一沙門再度酣宴醉而晝寢慶曰沙門乃真盜耳即遣捕沙門乃懷金逃匿後捕得盡獲所失金又有胡家被刦郡

縣按察莫知賊所隣近被囚者甚多慶以賊是烏合可以詐求之乃作匿名書多榜官門曰我等共刼胡家徒侶混雜終恐泄露今欲首伏懼不免誅若聽先首免罪便欲求活慶乃復施免罪之榜居二日廣陵王欣家奴面縛自首因此盡獲黨與每嘆曰昔于公斷獄無私闢高門以待封斯言有驗吾其庶幾乎後陞尚書左丞攝計部 北史本傳

空廐借居

南史 孫謙字長遜東莞人為句容令清慎強記號為神明

齊初又爲錢塘令御煩以簡獄無繫囚及去官百姓以謙在職不受遺餽追載縑帛以送之謙辭不受每去官輒無私宅借空車廐居焉梁天監六年爲零陵太守先是郡多猛獸謙至絶迹去官之夜即害居人徵爲光祿大夫帝嘉其清潔甚禮異焉凡歷二縣五郡所在廉潔居身儉素布被莞席卒年九十有二（本傳）

公田周急

崔伯謙（字仕遜博陵人）天保中除濟北太守恩信大行富者禁其奢侈貧者勸其周急縣公田多沃壤伯謙咸易

之以給人又改鞭用熟皮爲之不忍見血示耻而已
後除南鉅鹿太守下車導以禮讓獄無停囚恒處上
第徵拜銀青光祿大夫（北齊傳）

清潔稱善

隋　景城縣戶曹張元素（蒲州人也）爲政清潔吏民懷之
隋末竇建德陷景城執將殺之邑人千餘號泣請代
曰此清吏殺之是無天也大王即定天下無使善人
解體建德釋之唐太宗即位聞以爲政帝稱善遷給
事中後諫治洛陽宮乾陽殿即詔罷役賜綵二百疋

進太子右庶子高宗時以老致仕以上壽終唐書

慈愛遍及

隋　辛公義隴西狄道人也開皇間除岷州刺史土俗畏病一人有疾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守孝義道絕公義甚患之欲變其俗因分遣官人巡檢部內凡有疾病皆以牀與來安置聽事暑月疫時人病或至數百廳廊悉滿公義親設一榻坐其間終日連夕對之理事所得秩俸盡用市藥為迎醫療之躬勸飲食於是盡瘥方召其親戚諭而遣之諸病家子孫慙謝而

去後有病者爭就使君其家因留養之始相慈愛此風遂革合境之內呼爲慈母後爲并州刺史聽訟不立文案遣當直佐寮二人在側隨問而决若不盡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終不還人或諫之曰使君何自苦也答曰刺史無德可以導人尚令百姓係獄豈有禁人在獄而心自安乎罪人聞之咸自款伏由是訟者多兩遜而止時山東霖雨自陳汝至於滄海皆苦水災境內獨無所損山出黃銀獲之以獻詔水部郎婁崱士列切就公義禱焉乃聞空中有金石絲竹之

聲後歷數郡官至司隸大夫壽至八十九本傳

因爲禱疾

唐 張文瓘見州人也乾封中爲大理卿不旬日斷疑獄四百抵罪者無怨言嘗少疾囚相與齋禱願亟視事時以執法平恕方載胄後拜侍中諸囚聞其遷皆垂涙其得人心如此後四子皆至三品時謂萬石張家本傳

法能守公

唐 徐有功武后時爲左肅政臺侍御史給事中薛

季昶劾其黨惡后諂諂之公比斷獄多失出何耶對曰失出乃臣之小過好生陛下之大德遂免爲民尋起拜司刑少卿與皇甫文備同按獄文備誣有功縱逆黨久之文備坐事下獄有功出之或曰彼嘗陷君於死今生之何也對曰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嘗曰大理人命所繫不可阿者詭辭以求苟免故爲獄常持平守正以執據寃網凡三坐大辟將死泰然不憂赦之亦不喜所全活甚衆酷吏爲之少衰人以爲有功當武后革命電雷之際而能全仁恕過漢

于張遠甚雖千載未見其比後孫商至河東節鉞咸
通中同平章事商子彥若位至中書舍人同平章事
本傳

刻石知感

唐　盧鈞字子和所居官必有績大抵根於仁恕擢嶺
南節度使專以清淨治南方服其德舊有採金稅為
民害者悉除之華蠻數千走音奏闕下請為立生祠刻
石頌德後召為太子太師壽八十餘本傳

辨金不同

唐　袁滋（蔡州人也）李勉鎮鳳翔日滋在幕下屬邑有民因耕得馬蹄金一甕送於縣將致府庭宰邑者慮主守不嚴因使寘之私庫信宿與官吏開視皆土塊也以狀聞府議者謂宰換之遣掾就案其事宰莫能明不得已誣服拘係紛紛結成牘上李愈怒後延宴間語及斯事列坐咸驚滋獨俛首無對李目之曰關彼之罪何不樂滋曰某疑其枉更希詳之李曰換金之事極明若慮有枉當別有所見因移獄府中滋乃令開甕口得土二百五十餘塊詰其所獲則本質在焉

遂於刋肆索金溶瀉與土塊相等未及其半已三百餘斤詢其所獲擔負人力以巨竹舁至縣計其數非二人竹擔可舉明日欲送縣時□已化爲土矣於是邑宰遂得清雪㴑後官至同平章事彰義節度使彰善錄

爲政善報事類卷之三

為政善報事類卷之四

括蒼友竹葉留 景良 編

後學陳 相 良弼 註

仕吏九鎮

唐 柳公綽京兆華原人也嘗曰吾涖官未嘗以私喜怒加人子孫其昌乎後其子仲郢吏九鎮五為京兆再為河南孫玭拜御史大夫本傳

廉受百紙

唐 杜暹司廉反濮州人也補婺州參軍吏以紙萬番贐徐刃

反暗也之遲爲受百畨衆嘆曰昔清吏受一大錢何異

哉來漢劉寵也開元四年以御史覆屯積中有石也七迹反水西入

突騎施帳究索乃以金遺暹暹僞受焉陰埋幕下已

出境乃移文界取之突厥大驚伏其清後召同平章

事封魏縣侯本傳

當活萬人

五代唐　劉景洪吉州永新人也事楊行密爲江西牙將有

彭玕者稱太守脅景洪附湖南景洪僞許之復以州

歸行密遂不仕嘗曰我不從彭玕當活萬餘人後必

有隆者因名所居山曰後隆山山有牛僧孺讀書堂基築臺其上後孫婦有娠一夕夢牛相公來而生曾孫流由進士起家事仁宗官至同中書門下同平章事觀文殿大學士影響錄

後榮二子

五代唐

呂琦幽州安次人也唐明宗時爲駕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河南主藏吏盜所監物下軍巡獄獄吏尹訓納賂反其獄寃家訴于朝下御史臺琦按驗得訓贓狀奏攝訓赴臺訓懼自殺獄乃辯蒙活者甚

衆歲餘遷禮部郎中後仕至兵部侍郎有子二人餘
慶宋初參知政事端至宰相端子誨尤知名本傳

孤嫁得謝

五代　江南鍾離權宰江州德化將以女嫁隣縣許
令諭胥魁令之縣吏市婢從翌日胥與老嫗引一女來曰
撫之臨川人也一日權視事歸見女泣於屏間詰之
答曰某父昔令是邑不幸與母俱亡時方五歲育於
胥家十年明府欲得妾胥以應令追思吾父不覺涕
零權呼胥嫗審如女之言戒家人易其衣食如已所

生以書抵許告綫親期將輟嫁女之資以遺焉許因請爲季子婦卒以二女歸之久之權夢一綠衣造(去聲)庭謝曰不圖賤息辱賜於君然得請于帝願以十任守土官謝後果歷典十郡(叢善心鑑)

性寛不私

五代周　魏仁浦(衛州汲人也)　事世宗至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性寛厚世宗辨急多殺戮有忤旨者仁浦皆歸罪於己以營救之賴以得免者十常七八淮南之役所獲敗卒數千人仁浦從容白以隸軍鋒刃之下無

一人橫（去聲）死者又專務以德報怨有鄭元昭者為解州刺史仁浦婦翁李温玉為摧鹽使元昭不得專其利乃誣温玉之子從李守真叛捕以告變欲中（去聲）傷仁浦周太祖為辯其誣獲免及仁浦大用乃以元昭典五郡又嘗為賈延徽所譖幾（平聲）遇害後總師出征有得延徽以獻者仁浦曰因兵戈以報怨吾不忍也免放之故雖起自刀筆終能致位宰相其後子咸信尚主官至同平章事判天雄軍咸信子昭昞並觀察使仁浦追封齊王其獲報亦厚矣（事畧本傳及事林）

全城活命

唐　劉翱京兆萬年縣人以鎮守建州因居建之建陽居官廉潔獄無留訟所至以陰德為先其先在山南節度幕時峒寇嘯集據雲安公引兵破城城下之日裨將欲屠城公諫止但除首從又叅謀山東節度司事時有裨將犯贓法司議死公曰軍法使智使勇使貪使愚取其所長棄其所短願與自新以勸能者節度王公從其言活之又為河西節度推官時有婦殺夫誣及他人者公正其罪民得不冤又河西有溺子之風

公嚴其禁存活者數千人民皆曰劉公活爾也又嘗
舟行見有赴水者甚哀公力救之詢其所以則曰負
人錢六十貫追逋日迫出於不獲已公惻然曰錢易
得人命難得悉貸錢還之人得以活有子四人曉秘
書省校書暐太子校書煜刺史暞觀察使孫十人皆
歷仕公後以朝議大夫開國公致仕壽八十五自唐
迄宋子孫世登儒科歷省部臺閣典藩郡者相望不
絕宋紹興間有孫領收峒冦有功御禮褒獎賜錦座
鞍馬絲絹授朝奉大夫除彬守尋除殿院卒謚忠簡

公紹定間有孫純以收捕邵寇歿於王事賜廟封忠烈公如資政忠顯公齡寶學忠定公子羽樞密忠肅公珙皆公之從孫也丞相梁文靖公克家嘗為劉氏譜敘有云劉氏積德而口以大本支所以蕃也人倫事鑑

唐 章仔鈞建州浦城人也仁閩為檢校太傅領兵屯田巖以拒南唐李氏嘗遣二校請師于州失期當誅夫人練氏請縱之脫首飾以資其行二校奔南唐後王延政僭帝建安南唐伐之二校已為將領兵議屠其城仔鈞時已歿夫人居城中一校遣使厚以金帛遺夫

人并以一白旗授之曰吾屠城夫人植旗於門吾已戒士卒勿犯也夫人反其金帛并旗弗受曰君幸思舊德願全此城必欲屠之吾家與衆俱死耳二將感其言在城五六萬人獲免懽呼之聲地震欲動君子知其後必大孫谷舉江南進士第一宋興登進士者幾百人得 惇位極人臣侁岷望之舉賢良衡魁天下棨知樞密院紀援魁南宫省臺卿監寺閣館職出處不絶本傳又陰德記及東都事畧

一云仔鈞生十五子仁嵩仁徹仁郁練氏出也其

後仕多顯者得象友直子厚楶誼望之元振良能皆其諸孫則天道尤不誣

出米濟饑

宋 陳堯佐（閬州人也）為丞相前後十典大州六為轉運所至為民興利除害嘗謂治煩之術任威以擊強盡察以防奸譬如激水欲之澄也故為政一以誠信通判潮州日潮之溪鱷魚食人（鱷午谷反）公命捕得鳴鼓於市以文告而戮之為患屏（音丙）息知壽州歲大饑公自出米為糜以食（祥去）餓者吏民以公故皆爭糶頼活者

凡數萬人為轉運奏除石炭稅減官冶鐵課數十萬
徙河北鑿懷州路而泰行之險通河決滑州躬自暴
露晝夜督促其壩（必駕反）乃成又為長堤以護其外滑
人賴之號其堤曰陳公堤功在生民者不一明道中
為戶部侍郎會呂夷簡請老仁宗問誰可代卿夷簡
曰陛下欲用經綸之才臣所不知必欲圖任老成鎮
撫百度周知天下之良苦無如陳良佐者遂召拜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後以太子太師致仕壽八十有二

爲政善報事類卷之四